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总主编◎戴庆厦

侗台语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KAM-TAI LANGUAGES

倪大白 ◎ 著

民族出版社

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总主编◎戴庆厦

H41
2

侗台语概论

DONGTAIYU GAILUN

倪大白 ◎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侗台语概论 / 戴庆厦主编; 倪大白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1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教育与边疆史地研究创新基地文库.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5 - 10582 - 3

I. 侗… II. ①戴…②倪… III. 壮侗语族—概论 IV. H41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9059 号

侗台语概论

策划编辑: 欧光明

责任编辑: 杨蜀艳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28001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12 千字

印 张: 27.5

印 数: 0001 - 1500 册

定 价: 68.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582 - 3 / H · 732 (汉 22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原著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初，前后三次应北京大学中文系之邀，讲授“汉语概况”中的“侗台语”部分，这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九章中的前七章，部分内容在北大和本校的语言专业本科班、研究生中讲过多次。前后十年，补充了一些新的语言材料，如佯僂话、莫话、甲姆语、仡佬语、拉基语、侬话、村话、三亚回语等，对有些重要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声调起源、类型转换、送气声母的有无、数词探源等等。《语言与文化》一章完全是新写的，这是因为近两年来，中国语言学界对文化语言学大为热衷，汉语方面的、少数民族语的文章和论著不断见诸报刊，有 2000 万以上使用人口的中国的壮侗语，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内容，由于赶时间，只写了五节，量虽然少了一点，但牵涉的方面大概会使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同感兴趣。这本书写成现在的样子，主要是为了既可以当做教材，又是研究专著。十几种具体语言的介绍，繁简和取舍颇不一致，大语言写得较略，小语言详细一些。这主要是考虑到壮、傣、侗、水等语言早已出了简志，介绍性的和专论性的文章也已经不少了，而新调查的材料过去多没有见过，多写一点，我想同行们会欢迎的。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初罗常培、李方桂几位大师在西南边陲的调查研究开始，迄今不过半个多世纪，在这块园地里，虽不敢说已是花团锦簇，但不论从广度或深度来看，也颇为可观了。对于 55 个少数民族的 80 多种语言和方言，有关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作过调查和研究，对不同语言的语言结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进行了探索，相当数量的学术论著陆续问世，这一切都标志着我国少数

2 || 侗台语概论

民族语言研究力量的壮大和水平的提高。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语文工作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任务应该是“继续耕耘，不断探索”。这一思想也一直贯穿在全书中。虽然原著第二、三、四、五章重点在材料，而六、七、八章偏重在探索和阐述，但不论介绍语言或作纯理论的研讨，我都始终遵循着上述想法，今后还准备这样耕耘下去，摸索前进。侗台语研究，自李方桂大师开其先河，邢公畹、王均、喻世长等先生多有发明，国外学者如白保罗、格德内等也各有创见，才形成今天的局面。而近两年来，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大学的 J. A. 艾杰瑞教授异军突起，潜心侗语，卓有建树。这本书从讲稿开始到今天付梓，整整十年，古人云：“十年磨一剑。”十年来，为了充实和更新内容，几易手稿；为了增强科学性，一些问题多次反复。现在书稿虽竣，而知也无涯，很多方面仍有待不断深入。

这本书中的许多材料是校内、校外，北京、地方很多同仁给予的帮助，有些内容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其他同志的论述，由于是教材，不能全注明出处，谨在此一并致谢。

这本书得以问世，首先要感谢国家民委教育司和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的领导和同志们。在编辑出版过程中，中央民院出版社的许多同志对这本书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并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由衷地向他们致谢。

著者

一九九〇年夏于北京西郊

本书修订缘起

原著《侗台语概论》初版于1990年冬月，当时是为了参加1990年10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大学召开的第23届国际汉藏语言学术会议而准备的。由于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校对订正几次，因此错漏和刊误之处不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本来有机会可以修订重印，不料我的脑血管病加剧，终日头晕头痛，不能看书，更不能写作，几成废人，迁延至2007年秋天才见好转，开始能读点书，看点东西，甚至想写点东西了。首先想到的是汉台关系究竟怎样，汉藏语系之称是否妥当等等。

回忆80年代动手编写《汉藏语概论》时，在讨论中有几位先生曾经提到了这些问题，当时多数学者都主张仍按李方桂先生的框架，暂时不作改动，不过对国外学者的不同意见应该有所反映。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当时参加讨论的王（静如）、傅（懋勳）、马（学良）、严（学窘）、邢（公畹）、陈（士林）、王（辅世）、王（均）、喻（世长）等先生都已作古，全力支持编写的李方桂、朱德熙等先生也已老成凋谢，然而对于汉藏语及有关民族语的研究，在当时还是中青年的学者中仍有一些人在不断探索，进程虽缓，所幸不断有所创见。作为侗台语研究者的一员，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问题，萦绕在我心中已几十年了，怎样找同源词，同源词在哪里，苦思不得其解。虽然，从邢公畹先生算起，现在还有不少学者在大力钻研，然而给人的感觉似乎总是为联系而联系，为圆题而构拟，不是水到渠成，而是舀水筑渠。为此我写了《侗台语汉语非同源说》。至于我们所定的“汉藏语系”，二十年前，王均、喻世长等先生早已深感不妥，国外多数学者则不予

2 || 侗台语概论

采纳，可是我们自己到现在似乎还在因循旧说，为此我写了《“汉藏语系”正名小议》。这次修订增加并补充了一些内容，计12万字，修正了初版时的一些错漏和刊误之处，同时还删掉了原著的最后一章“文字”。当然，这些都是一孔之见，有待国内老中青学者们赐教，匡我不逮。

还有一些问题，也是跟传统的观点不太一致的，来不及收在这次修订本中了，将来再写文章探讨吧。

这份修订稿能赶在今年的最后两个月内付梓，完全是戴庆厦主任的鼎力援手，我谨致以诚挚的谢意。研究所的覃晓航所长对这本书的内容和安排提供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并在整个编印过程中给了有力的帮助，我也向他深深致谢。韦名应同志帮助校对了大部分书稿，费时费神，辛苦劳累，我当然要多多道谢。

奥运年十二月倪大白于北京寓所

目 录

原著前言	1
本书修订缘起	1
导论	1
第一节 源远流长话百越	1
第二节 早期侗台语	6
第三节 侗台语与侗台语研究	11
第一章 侗台语系属问题	17
第一节 侗台语与南岛语	17
第二节 南岛语与百越诸语的关系	36
第三节 侗台语与汉语	57
第四节 侗台语汉语非同源说	61
第五节 语言的类型转换	72
第六节 “汉藏语系”正名小议	84
第二章 语言结构部件剖析	93
第一节 声调的产生和发展	93
第二节 侗台语复辅音声母的简化	108
第三节 侗台语复辅音声母的来源及演变	115
第四节 送气音问题	130
第五节 辅音韵尾的演变	133

2 || 侗台语概论

第六节	长短元音略述	138
第七节	语音交替现象	141
第八节	数词溯源	146
第九节	量词的产生和虚化	151
第十节	“主谓”、“正偏”同形分析	156
第三章	语言与文化	165
第一节	“稻”、“谷”、“饭”	166
第二节	“铁”	168
第三节	“海”和“鱼”	171
第四节	“五”和“手”	173
第五节	“九”等于“二八”	176
第四章	中国的侗台语——壮傣语支	179
第一节	壮语	179
第二节	布依语	188
第三节	傣语	194
第四节	临高话	201
第五节	壮傣语支语言特点	210
第五章	中国的侗台语——侗水语支	213
第一节	侗语	213
第二节	仡佬语	221
第三节	水语	226
第四节	毛南语	233
第五节	佯僂话	237
第六节	莫话	248
第七节	甲姆话（锦语）	257
第八节	拉珈语	266
第九节	侗水语支语言特点	273

第六章 中国的侗台语——黎语支	276
第一节 黎语	276
第二节 村话	283
第三节 侗台语族语言特点	293
第七章 与侗台语有关的一些语言	312
第一节 仡佬语	312
第二节 布央语	336
第三节 拉基话	351
第四节 木佬话	361
第五节 侬话	365
第六节 三亚回语	372
第七节 我国境外的侗台语（简况）	384
附录：长篇语料	390
壮语话语材料	390
布依语话语材料	395
傣语（德宏）话语材料	398
傣语（西双版纳）话语材料	401
临高话话语材料	405
侗语话语材料	409
仡佬语话语材料	412
水语话语材料	415
毛南语话语材料	418
佯僂话话语材料	420
莫话话语材料	421
甲姆话话语材料	422
拉珈语话语材料	424
黎语话语材料	427

导 论

第一节

源远流长话百越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 5000 年以上的文明史，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各族人民自古以来繁衍生息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现今分布在南方的广西、广东、海南、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几个省区的壮族、布依族、侗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傣族、黎族，此外还有一些人数不多，习俗略异，语言相近的民族和群体，大约有 2000 万人（根据 1982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他们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使用着自己的语言。这些民族的先人在我国历史上被称为“百越”或“百粤”。

据《汉书·地理志》“粤地”条所注，“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交趾是现在的越南北部，会稽指浙东一带。这一段话表明，2000 多年前，我国南方居住着一种“越”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种族集团，人数众多，分布很广。不同地区的“越”人，有不同的名称。在浙江会稽一带的叫於越，自称为大越，温州一带的叫瓯越（东瓯）；广西境内的叫西瓯，也叫骆越；安徽境内的叫扬越；分布在福建的叫闽越；散居在江汉一带的越人部落称为山越；湖北至四川一带的越人叫夔越；现今云南德宏一带的越人叫滇越；贵州的夜郎也系越人所建，据研究，可能是骆越的一支。从《春秋》、《越绝书》、《吴越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

2 || 侗台语概论

志》、《山海经》、《华阳国志》等典籍记载的材料看，自先秦至魏晋，“各有种姓”的百越分布在淮河流域，经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到贵州、云南诸省区，连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也有散居的越人氏族和部落。秦至西汉的 200 多年间，南方的百越各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接原因起于秦逾五岭、征百越，在岭南地区建立了桂林、南海、象郡三郡，继而汉武帝征南越和西南夷，建立了南海、郁林、苍梧、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当时大批的中原军民陆续迁徙移居到百越地区，与各部的越人杂居共处，这样一方面发生了越、汉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互相融合和同化，另一方面，也使原来居住在南方的越人被隔成大小不等的许多聚居区，随着岁月的流逝，各聚居区的越人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族称，过去统一使用的“越”在文献记载中便慢慢消失了。

汉以后，原来的百越各部中新出现了“乌浒”、“儋耳”、“俚”、“僚”等一些族称。有人认为“乌浒”就是“无余”、“於越”的异写；“儋耳”指海南省上的越人，原来是一种民族习俗，后来成了族名^①。至于“俚”、“僚”，在《后汉书·南蛮传》和《隋书·南蛮传》中都已提到，而且明确指出：“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僚，正是原来分布在西南地区的越人。到了唐代，据新、旧《唐书》记载，僚的名称多到 20 多种，如南平僚、剑南僚、乌浒僚、巴州僚、益州僚、桂州山僚等等，这些僚分布的地区，基本上是古代西瓯、骆越繁衍的地域。南宋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载：“庆远、南丹溪峒之人，呼曰僮。”这时才开始出现壮族的名称。在以后的史籍文献中，壮与僚经常并见。在广西，原来聚居在贵县“连山数百里”的“俚”人（乌浒蛮），桂林一带的山僚，以至钦州的“土人”等，到了明代，都统一称壮族了。《明史·广西土司传》载：“广西徭、僮居多，……种类滋繁，莫可枚举。”据顾炎武的考释：“徭乃荆蛮，僮则旧越人也。”这是很正确的。

^① 《后汉书·南蛮传》载：“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州上，东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帅贵长耳，皆穿而铗之，垂肩三寸，……谓之儋耳。”

壮原是本民族的自称。居住在广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东西部等处的壮族先民，他们都自称为“布壮”或“布依”，史书上就用“僮”（或“仲”）来概称各地的壮族，后来逐渐为同族异称的人们所接受，于是壮就成为全民族的通称了。至于“壮”这个音，有人认为源自牂牁江的“牂”字。广西壮族过去有自称为“壮牯老”的，“壮牯”可能是“牂牁”的对音，“壮牯老”可能系“牂牁僚”。^①

海南省的黎族，西汉时称为骆越^②，隋唐史书中开始出现“俚”、“僚”的名称，宋时多用“黎”，也有称“僚”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岛（指海南省）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旁，号黎人。”明顾炎武引《南裔异物志》说：“俚在广州之南，俗呼俚为僚。”可见“黎”就是“俚”或“僚”，“僚”是“骆”的异写。

集中聚居在贵州、湖南、广西交界广大地区的侗族，直到明代才出现“峒人”、“洞蛮”的记载，清时称“洞苗”、“洞民”、“洞家”。在这以前，秦汉时期，居住在这一带的少数民族统称为“黔中蛮”，汉时称“武陵蛮”或“五溪蛮”，魏晋南北朝的记录中才出现“僚”，唐时并用“僚”、“僚浒”、“乌浒”，这些称谓指的可能就是侗族的先人了。

水族的先代，据考系秦时由于战乱，被迫从广西邕江流域一带沿龙江溯流而上，辗转到达黔桂边境的骆越。到明代才出现“水”的名称^③，以前都包括在“百越”、“蛮”、“僚”中。

云南的傣族，据《史记·大宛列传》所载，当是“滇越”^④，在《后汉书》中，称为“掸”人，《华阳国志·南中志》中称“滇濮”，唐樊绰《蛮书》中称为“黑齿”、“绣面”，这是根据傣族文身饰齿的习俗转成的族称。宋时被叫做“白衣蛮”，元代叫“金齿白夷”，到明

① 见罗香林：《古代越族分布考》，又见徐松石：《秦族僮族专族考》。

② 《汉书·贾捐之传》记，公元前48年，珠崖民叛，汉元帝拟发兵讨伐，贾捐之建议不当击，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

③ 卞霁《赤雅》中有“獠亦僚类”的记载。

④ 见《史记·大宛列传》“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滇越，……”

代统称为“百夷”，清以后叫“摆夷”。现今的傣族是由古代百越中的一支——滇越承传而来，脉络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从众多文献古籍中看到的百越各部分布的地区，实际上还不止现今我国境内的几个省区，至少还应该包括越南北部到缅甸西北部一带。泰国大部、老挝直至印度的阿萨姆邦部分，这些地区的先民，与越人可能有共同的渊源，这从语言和文化特征上看，应该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百越乃是公元前3世纪左右分布在绵延数千里的东南亚大陆上若干个有着共同族源的古代民族的总称。

百越作为古代南方的一大族群，必然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民族特征。史籍中把这些分散在各地又“各有种姓”的小群体合称为越，这是古代学者们经过研究后所得的结论，并非偶然。主要依据如下：

首先，广大的越人有共同的经济生活。各地越人的聚居区，虽然有的远隔数百千里，但多近水而居，适于农耕，所以越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年代很早。近年来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发现有稻谷、谷壳，而稻秆、稻叶的堆积，厚至三五十厘米，时间距今约7000年。又据统计，我国有10个省的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古稻谷，其中8个省是古代百越的分布区，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栽培稻起源于华南”，而稻谷的最早栽培者应是百越。

纺织也是古代越人经济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自江浙至海南，栽桑养蚕，植麻绩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成为越人的重要生产活动。史书上记载的“越布”，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历史了。

总的说来，百越诸部重视农桑，经济生活的主体是从事农业生产。

其次是越人有共同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文身习俗和铜鼓文化上。

文身是古代越人普遍流行的民族习俗，史籍中有许多记载。如：“披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战国策·赵策》：“越，方外之地，鬻发文身之民也。”《汉书·严助传》：“以丹青雕刻其额，非惟雕题，亦文身也。”《正义》、还有《山海经·海内南经》记：“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胸国，皆在郁水南。”郭璞注：“离耳即儋耳也，在珠崖海渚中。”又解释“雕题”说：“黥涅其面，画体为鳞采，

即蛟人也。”百越人民的文身习俗，历史上已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流传下来，一直延续到近代。云南的傣族“男子文身，以赤白土敷面。文其面者谓之绣面蛮，绣其足者谓之花脚蛮”^①。“百夷，民皆髡首黥足，有不髡者，则酋长杀之，不黥足者，则众皆嗤之曰：妇人也，非百夷种类也。”^②海南省的黎族：“男子文身椎结，妇人女伴互施针笔，涅两脸谓虫蛾花卉，名曰绣面。”^③

为什么要文身？西汉淮南王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中有解释：“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披发文身，以象鳞虫；短绠不绣，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④“刻肌肤，鑱皮革，被创流血，至难也，然越人为之，以求荣也。”^⑤对此，东汉学者高诱曾加注说：“文身，刻画其体内，点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伤也。”原来越人文身，一是为了避蛟龙之害，二是为了得到本族人的认可和尊重，否则有可能被视为非我族类而遭到歧视。至于妇女文面，最初可能是一种保护手段。宋周去非有这样的记录：“海南黎女，以绣面为饰，盖黎女多美，皆尝为外人所窃，黎女有节者，涅面以励俗，至今慕而效之。”^⑥

铜鼓是古代南方民族的代表文物，也是百越民族的文化特征之一。《后汉书·马援传》中提到“骆越铜鼓”，李贤在注中引了别人的记述，说：“俚僚铸铜为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

解放后，南方十一个省区，发现和出土铜鼓，数量很大、分布最多的是广西和云南。长江以北各地，在考古发掘中没有铜鼓出土，这证明铜鼓是属于南方民族的文物。据考古学者们的研究，云南是铜鼓的发源地。

铜鼓的使用，不仅限于越人，越人以外的苗族、彝族，乃至今天

① 李京：《云南志略》。

② 李斯聪：《百夷传》。

③ 田汝诚：《炎徼记闻》。

④ 《淮南子·原道训》。

⑤ 《淮南子·泰族训》。

⑥ 《岭外代答》。

的佤族，都有使用铜鼓的习俗，但作为一种早期文化的象征，只有越人才是这一文化的代表。因为各地发现和出土的铜鼓，多以干栏和竞渡为纹饰。干栏式的住房是古代越人典型的建筑形式，现今广西、贵州、湖南的壮族、侗族、水族，云南的傣族住的仍然是这种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的干栏式建筑。至于竞渡，迄今仍流行在壮、傣等民族中。

另外，近年来从考古发掘中发现，在古代越人分布的地区，普遍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还有印纹陶器，这些都是越人的共同文化特征。特别是有肩石斧，更是古百越民族有代表性的劳动工具。

在相近的地域和自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的文化特征和心理素质，构成了古代百越民族自己的特点。除此以外，各有种姓的百越诸部还有共同的语言，史籍上称为“越语”，这是现今侗台语族诸语言的早期共同语。

第一节

早期侗台语

2000多年前的越人，虽然是我国南方一个人数众多的种族集团，文明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是还没有文字，所以目前我们能够知道的一些史实，星星点点完全是赖汉字记载的典籍留存下来的，哪里去找完整的百越通史、越人经济史、越人文化史等呢？不过幸而还有一些用汉字记载下来的材料，使我们多少还能了解一点缔造了伟大中华的百越各部人民的历史面貌。

古代越人各部有过共同使用的民族语，史籍上称为“越语”，这些资料也是从历代汉文史书中点点滴滴翻检出来的。

“越语”与当时在黄河流域中原地区建立了强大政权的华夏族（后来的汉族）的语言显然各异，甚至跟邻近的江汉一带的楚人语言也迥然有别。我们从汉刘向所著《说苑》一书中可以窥见一点端倪。

例如《善说》篇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春秋时，楚康王、楚灵王的同母弟鄂君子皙泛舟出游，乘坐华丽的游船，配备豪华的仪仗，携带舞姬美人，还有宫廷乐队伴奏作乐，真是极一时之盛。到了中流，行船的越族船夫们唱起了越歌，歌词说：“滥兮扑草滥予昌柎泽予昌州州谿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昭澶秦逾渗悝随河湖。”鄂君不懂越歌，命人翻译成楚语。于是召来了翻译，当场译成楚语，内容是：“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听了大乐。楚和越都是南方民族，有些地方还互相杂居，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楚人听越歌还需要翻译，可见越人有自己独立的民族语言。

刘向是公元前1世纪时人，他的《说苑》成书到现在已有2000年，这首榜枻越人歌在历史上颇有名，但没有人作过考释。原因主要是翻译者首先须懂得越语；其次那几个记录歌辞的汉字字音，对后人来说，既有古今的差异又有地域的不同，要拟测当时准确的读法殊非易事，何况越语同样存在时地变化，要考究没有文字、文献记录的古越语，难度当然就更大了。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著名的越人歌多少人低徊咏叹，但始终是一个谜的原因所在。

近年曾有一位水族学者下功夫作了一番探索^①，作者把歌辞中的汉字用构拟的上古音标出，然后根据现代壮语方言或同语族语言中的近似读音构拟古壮（越）语的近似词或词素，再进行对比，参照词序组合，得出越人歌与壮语十分接近的结论。例如：

^① 韦庆稳：《〈越人歌与壮语的关系试探〉》，见《民族语文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